

黄金渔场

1

— 海神之心 —

全金属弹壳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黄金渔场 ①

海神之心

全金属弹壳
/ 著

 世界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金渔场.1, 海神之心 / 全金属弹壳著.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12-5191-9

I. ①黄… II. ①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0590 号

书 名 黄金渔场.1, 海神之心
Huangjin Yuchang .1, Haishen Zhixin

作 者 全金属弹壳

责任编辑 余岚 刘喆

责任出版 赵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出 品 人 赵雷

总 策 划 雅竺 夜森

封面设计 樱瑄

内文设计 王梦叶

封面绘制 苍狼野兽

封底绘制 萌A公子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x1000毫米 1/16 19印张

字 数 361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191-9

定 价 32.80元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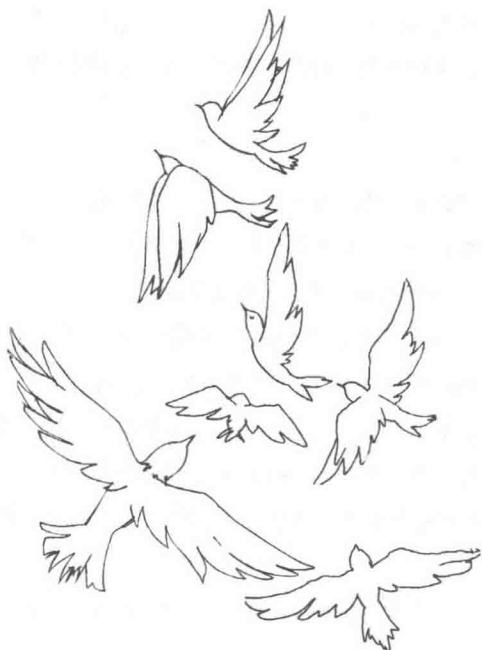


- | | | |
|-----|-----|----------|
| 001 | 第一章 | 来自加拿大的遗嘱 |
| 033 | 第二章 | 融入告别岛 |
| 068 | 第三章 | 渔场始动 |
| 089 | 第四章 | 衣锦还乡 |
| 123 | 第五章 | 薇妮薇妮 |
| 158 | 第六章 | 渔场也种菜 |
| 186 | 第七章 | 巨藻在行动 |
| 217 | 第八章 | 虎子豹子和熊大 |
| 256 | 第九章 | 渔场新成员 |
| 299 | 花絮 | |



第一章

来自加拿大的遗嘱



四月份的海岛市，依然有些春寒料峭。

早上七点半，秦时鸥没了睡意，就披着外套倚在床头，看着窗外怔怔发呆。

他来这座城市已经八年了。

秦时鸥毕业于海岛市最好的中央海洋大学，由上铺兄弟毛伟龙帮忙，他进了海岛市中海油的一家分公司，在人力资源部做了HR。

这一做就是四年。上个月人力资源部新来了一个漂亮的档案管理员，经理指派秦时鸥带她，本来这也没什么，只是这档案管理员美貌出众，引来了公司一位富二代的觊觎。

富二代见秦时鸥和小美女走得如此之近就大为吃醋，不断地找秦时鸥麻烦，后者不厌其烦，终于忍不住动手打了他一顿。这下问题严重了，后果就是秦时鸥的全部身家变成了富二代的医药费，还因此被公司开除。说起来，离开中海油也未必不是好事，秦时鸥早就想出来闯闯了，可问题是，他现在身上没钱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月还是他交第二季度房租的日子，现在他身上凑一凑也就是吃顿饭的钱，付房租是绝对不够的。

真是怕啥来啥，秦时鸥正在为钱的问题苦恼，房门忽然被人敲响，房东刺耳的声音也响了起来：“小秦，开门，快开门！”

秦时鸥打开门，房东大叔那张严肃的脸出现在他的面前，身边还有一个头戴大檐帽、身穿制服的警察。

房东道：“小秦，这位杜警官找你有事。”

知道房东不是来催要房租的，秦时鸥先是松了一口气，但一听到警察找，一颗心又揪了起来。

警察问道：“您是秦时鸥先生吗？”

秦时鸥点头，那警察便道：“好的，请您和我走一趟，有人找您。”

听了警察的话，秦时鸥还没有说什么，房东急忙道：“杜警官，我和小秦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犯了什么案子，那和我的房子可是没有关系的。”

秦时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之前打人的案子又出现了问题，便失魂落魄地跟着年轻警察去了派出所，结果却被直接带进了所长办公室。

秦时鸥打眼往办公室里一扫，看到沙发上坐着两个西装笔挺的男子，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警察在给两人泡茶。让秦时鸥摸不着头脑的是，那两个人中有一名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年龄得有五六十岁，络腮胡子都变成了雪白色，但魁梧的身板笔直挺立，极有威势。

中年警察对秦时鸥伸出手道：“您是秦时鸥先生吧？我是罗山区双河街道派出所所长罗永志，您好。”

秦时鸥刚才还被警察们搞得生不如死，此刻看到罗永志伸出的手，就急忙握上去，点头哈腰地做了自我介绍。

等罗永志和秦时鸥松开手，之前坐在沙发上的中年男子站起身，接着握住他的手说道：“秦先生，您好，我是海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李信，这位是加拿大法铭德律师事务所的知名律师史克曼·奥尔巴赫先生。”

双方介绍之后，之前一直在虎视狼顾的老洋人用英语发问道：“您好，秦时鸥先生，您知道秦洪德这个人吗？”

李信刚要翻译，秦时鸥已经用娴熟的英文下意识地回答了：“秦洪德？那是我二大爷，噢，就是我爷爷的二哥哥。”

奥尔巴赫点点头，又问道：“那您身上应该有一块海神之心——是一块小小的蓝色吊坠，特别漂亮，请问您能拿出来让我看看吗？”

秦时鸥皱起剑眉，不知道这老洋人想干什么，不过还是解开衬衣最上端的扣子，扯着红线拉出了一块通体湛蓝的心形吊坠。

奥尔巴赫伸手接过海神之心，对罗永志道：“先生，请问能借贵处一个纸杯用用吗？”

罗永志一个电话，后勤快速送上了一个最高规格的水晶杯。

奥尔巴赫接了杯水，将海神之心放入水中，随即，整个水杯都变成了和海神之心一样的湛蓝色。奥尔巴赫抖动手腕，水面荡漾，竟然有种海水翻涌的感觉！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秦时鸥也不知道自己一直戴的这个吊坠竟然有如此神效！

奥尔巴赫把海神之心还给秦时鸥，然后严肃地说道：“秦时鸥先生，您好，我是法铭德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史克曼·奥尔巴赫，受委托人秦洪德先生委托，现将其遗嘱递交于您。另外，我将其遗产公布于您……”奥尔巴赫打开遗嘱书，“从现在开始，您——秦洪德先生的长孙——秦时鸥先生，将继承秦洪德先生在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圣约翰斯市告别镇的大秦渔场！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对渔场的评估，估值渔场市价为4200万加元，即2亿3310万人民币！”

秦时鸥的心脏剧烈跳动，好不容易稳定下心神，哆嗦着声音问道：“奥尔巴赫先生，您不是开玩笑吧？我的二爷爷，给我留了两亿三千万的遗产？”

奥尔巴赫点头确认，后面又向他介绍了一些事情，好像说他现在是秦时鸥的私人律师了，需要他尽快去加拿大完成遗产交割之类的事情。在罗永志和李信的公证下，秦时鸥在遗产接收书上签了字，然后带着李信和奥尔巴赫出了派出所，回到自己的租住房。

刚到门口，他就愕然地发现，自己的被褥和电脑之类的东西竟然被堆积在门外。

房东听到动静走出门来，先是“啪”的一下锁上门，接着冷冷地对秦时鸥道：

“你是不是在外面干了什么坏事？否则警察怎么会找上门来？”不等秦时鸥解释，房东冷着脸继续道，“不用说什么了，提上你的东西滚蛋吧，我可不会把房子租给你这种不三不四的人。”

秦时鸥顿时怒了，房东实在是欺人太甚！

不过，他眼角往后一瞄，看到夹着公文包的奥尔巴赫，灵机一动想到了美剧和好莱坞大片中常出现的一个剧情：有事律师办。

于是，秦时鸥也不生气了，他三言两语向奥尔巴赫解释了房东的恶行，然后道：“律师先生，剩下的就交给你了，让这个恶棍知道法律的威力吧。”

奥尔巴赫微微一笑，他掏出手机给门外的行李和锁上的大门拍了几张照片。

秦时鸥找出之前租房的合同，奥尔巴赫迅速浏览了一遍之后，从兜里掏出律师证给房东看了看，对他说道：“您好，先生，我是秦时鸥先生的律师，我认为您的所作所为已经侵犯了我当事人的权益，现在对您提出诉讼，咱们法院见吧。”房东之前看到秦时鸥和奥尔巴赫、李信站在一起，并没有多想，他以为这两人和秦时鸥只是顺路。

现在，奥尔巴赫上来对他用英语说了一大堆，虽然他听不懂，却明白情况不妙。

房东听不懂，有人能听懂，李信走上前将自己的法官证也递给他看，同时自我介绍道：“我是中院的法官李信，这位先生是加拿大的一名律师，他现在起诉你违反租房协议侵犯他当事人的权益。”

房东顿时呆若木鸡。秦时鸥好像三伏天喝冰酸梅汁，简直爽到了灵魂深处。

奥尔巴赫转身便走，李信跟了上去，最后留下一句话：“先生，请您等候法院的传票吧。”

房东这下子可真吓坏了，冲上去拉住奥尔巴赫，后者花白的浓眉一皱，房东吓了个哆嗦，又赶忙松开手，哭丧着脸道：“别别别，别起诉我啊，不是，这是误会！这是误会！”

房东被奥尔巴赫这个洋律师和李信的法官证吓坏了，为了避免被起诉，等李信将奥尔巴赫和秦时鸥的关系说明之后，他赶忙冲秦时鸥赔笑：“小秦，别、别这样，放哥哥一马，啊呸，不是，是放我这个笨蛋一马。你大人有大量，别和我一个笨蛋一般见识，你和你的律师说说，就这么个小事，咱们私下解决，用不着去法院，用不着去法院啊！”

秦时鸥看着被摔在地上的笔记本电脑，问道：“私下怎么解决？”

房东一咬牙，道：“我把你的押金退给你，你看……”

秦时鸥看着地上的电脑冷笑了起来。

房东脸上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还有，要不我再赔你五千块，你可以买

一台新电脑了！”

秦时鸥从不是正人君子，这种钱他不会不要，等房东交了钱，他便没有再为难对方，直接让奥尔巴赫删掉了手机里的照片。

中午正好用刚到手的钱请李信和奥尔巴赫吃了顿饭。然后秦时鸥收拾东西直接乘坐大巴车回乡下老家，准备赶赴加拿大的相关事宜。这次他去加拿大要准备很多资料才能接收这份遗产，包括他与二爷爷秦洪德的直系亲属证明书，这需从村子里一直盖章盖到省城，此外还要办理护照。

儿子突然回家并说明自己要出国，秦父、秦母大吃一惊，好在秦时鸥没有说过自己被公司辞退的事情，这次正好拿着出国考察培训做理由。足足用了四天时间，秦时鸥将奥尔巴赫要求的手续全部办完，然后和他一起乘车去了首都，准备飞往加拿大去开启他的阔少富二代新人生。

首都南车站，秦时鸥一出门，就看到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挤在接站人群最前面。他就是秦时鸥大学上铺的兄弟毛伟龙，现在在首都国税局上班，秦时鸥能去中海油，就是他帮忙找关系走路子的。到了停车场，毛伟龙打开一辆大切诺基，秦时鸥踹了踹高大的车胎，道：“家伙不错啊。”

毛伟龙摇摇头，唉声叹气地说道：“这是我一哥们的，我的车子是长安，提车四万八！还是哭着嚎着才从我爹嘴里抠出这点小钱，一开始我说想买一辆大黄蜂，结果我爹晚上去昆虫研究所带回来一只大黄蜂！正儿八经会飞的大黄蜂！”

到了酒店，放下行李，毛伟龙道：“咱们在首都的同学不少，怎么样，聚一聚？”

时间赶得太急，飞机是当天晚上的航班，聚餐当然来不及，秦时鸥只能遗憾地推掉。晚上十一点，毛伟龙又将两人送上飞机，一路上嘟囔这趟来得太急匆匆了，没意思。

不过，毛伟龙在这之间办成了一件正事，他通过父亲的秘书托外交部查了奥尔巴赫的资料，这一查，两人都忍不住咋舌：

奥尔巴赫，加拿大知名的犹太籍律师，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民法学位，1970年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之后第二任驻华大使，在1987年和1989年担任加拿大纽芬兰地区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法律书记官，曾经是加拿大派往联合国代表团的律师，退休之前一直供职于加拿大最著名的法铭德律师事务所……

奥尔巴赫的身份得到确认，秦时鸥可以放心地飞往加拿大去接收二爷爷的遗产了。

这是秦时鸥第一次乘坐飞机，奥尔巴赫买的票，北京飞往多伦多转机去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省会圣约翰斯市，票价一万元！

首都飞多伦多的这班波音777外表涂着淡蓝色云纹，体长接近七十米，翼展也有六十多米，流畅的体型充满美感，彩色涂装在夜色下更是散发着如梦似幻的色泽，让秦时鸥激动不已。

登机入座后，秦时鸥发现自己的位子靠近窗户。本来这让他心花怒放，飞机起飞之后可以观看万家灯火的盛景了，结果，当飞机真的飞起，秦时鸥透过圆形窗子往下一看，脸色顿时变了。

他的心脏陡然加速猛跳，强烈的憋闷感充斥胸腔，让他呼吸急促、眼前发黑，胃里的食物一个劲儿往喉咙上涌，他用了大毅力才忍住干呕的欲望。

奥尔巴赫无意间一歪头，顿时被秦时鸥吓了一跳。只见他脸色惨白、冷汗淋漓，双手死死掐着扶手，一副脏器功能衰竭的惨样。

奥尔巴赫沉着地握住他的手腕，然后摁了头顶的呼唤按钮，随即一名穿着天蓝色制服的空姐快步走了过来。

“麻烦您看看我的朋友，他似乎晕机了。”奥尔巴赫苦笑道。

秦时鸥感觉一只温婉略带冰凉的小手摸在了自己额头上。

“没事，这位先生只是有些畏高而已，很常见的。”一个柔和悦耳的声音徐徐响起。

接着，秦时鸥感觉额头的小手转移到了他的手掌上，有人说道：“放轻松，先生，深呼吸，来，随着我的节奏深呼吸。你要想象，你现在坐在家里的饭桌前，或者院子里、原野里，你的父母就在身边……看到了吗，他们在对你微笑，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向你的父母去慢慢地倾诉一下……”

“妈，我恶心！”秦时鸥努力幻想自己在老家农田的场景，当那悦耳的声音让他倾诉的时候，他忍不住就喷出这么一句话。

话一出口，他就听到了奥尔巴赫的笑声。

空姐还在他耳边低语，轻声安慰，一股淡淡的香味传进鼻端，让他忍不住想起了端午时节老家的槐花。

一样的清雅，一样的甘甜。

晕眩感和恶心感终于开始消退，秦时鸥吞着唾沫慢慢睁开眼，他一扭头突然就清醒过来，负面感觉全被惊艳感所驱逐。

此时坐在奥尔巴赫位子上的是一个有着黑色秀发的女郎，她的五官精致如瓷器，樱桃小嘴不点而赤，淡蓝色的双眸仿佛雨后晴空，和一般白人女性的粗糙肌肤不同，她的皮肤细润如温玉，在橘色灯光下散发着柔光。

“您好点了吗？”空姐微笑着问道，然后轻柔地将秦时鸥扶到奥尔巴赫的位子，同时向后者解释道，“您和这位先生换下位子可以吗？他不适合靠近窗户。”

奥尔巴赫笑道：“乐意之至。”

等秦时鸥坐定，空姐才整理了一下套裙站起身。

秦时鸥急忙致谢：“感谢您的开解，我现在好多了，如果没有您，真不知道这一路上该怎么办。”

“这是我应该做的，先生，祝您旅途愉快，再见。”空姐嫣然一笑伸手关闭了秦时鸥头顶的呼唤按钮，再一次，他嗅到了那股槐花般的清甜香气。

这一趟航班时间共有十二三个小时，期间有空姐不断走动，但秦时鸥注意到之前安慰他的空姐再没有出现，奥尔巴赫在吃饭的时候问过派发盒饭的空姐，得知那名空姐是机组上的乘务长。

“她的名字是什么？”秦时鸥问道。

有着亚麻色秀发的空姐对他礼貌一笑，说道：“这种问题，您还是亲自去问她更好。”

可惜一直到下飞机，秦时鸥都没有再遇见那位善解人意的空姐。

他们在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进行转机，因为时差原因，现在依然是夜晚。

一下飞机，抬头的瞬间秦时鸥被震撼到了，那绚丽的银河如撒落在黑色绸缎上的块块宝石，晶莹的星星大小不一，但都闪烁着一样灿烂而柔和的光芒。

无边无际的黑暗和随处可见的星光构成了无垠苍穹的主旋律，站在大地之上，秦时鸥竟然有种莫名的感动。

其实小时候，秦时鸥在老家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星空的。那时候的夏天，家里没有风扇、空调，到了夜晚，一家人带着小马扎、小杌子，和左邻右舍坐到村里的打谷场上去乘凉。

小伙伴们玩累了，秦时鸥就会躺在温热平整的打谷场上傻傻地仰望星空。

多少年了，他以为自己都忘了那段时光，现在在遥远的加拿大看到这璀璨星空后他才发现，承载着他最美好记忆的童稚岁月从未离去，只是隐藏在心里最深处！

秦时鸥不断地做着深呼吸，说道：“这里空气不错。”

多伦多是安大略省最大的城市，而安大略这个名字来源于原住民的语言，意为“亮晶晶的水”。地如其名，这个地方拥有北部的哈得逊湾和南部的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空气素以水汽充沛而著称。

但奥尔巴赫不以为然，他笑道：“多伦多的空气不好。相信我，小伙子，等去了告别镇，你会发现那里的空气是甜的！”

再度登上飞机，下一站就是圣约翰斯市了。

在飞机上，奥尔巴赫抓紧时间给秦时鸥做知识普及。圣约翰斯是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省会城市，附近海域是有名的鳕鱼大渔场，他要继承的大秦渔场就属于鳕鱼

大渔场的一部分。

加拿大的鳕鱼全球闻名，秦时鸥至今还记得初中地理课本上对纽芬兰渔场的评价——踩着鳕鱼走上岸的富饶地方。

他还没吃过鳕鱼，现在磨刀霍霍，打算到了渔场之后先下锅来两条鳕鱼，什么清蒸红烧水煮鱼，来吧！

飞机降落的时候恰恰是黎明，当飞机飞得比较低的时候，秦时鸥能勉强接受这个高度，他从机窗上往外看，首先入目的是一望无际的湛蓝海面。

此外在湾区上，一排排五颜六色的木制楼房随意搭建着，有一种慵懒的情怀。

圣约翰斯机场距离市区十公里左右，出租车很少，不像国内机场那样人来人往。在飞机上的时候秦时鸥就注意到了，这座所谓的省会城市有点小，一点也不繁华，出租车开到市区，宽敞干净的街道上行人寥寥无几。

下了出租车，登上停靠在码头上的渔轮，秦时鸥看到一块块浮冰顺着海流在水中飘荡摇曳。

“你的渔场在东南方向，那是个很棒的位置，拉布拉多寒流和墨西哥湾暖流就是在你的渔场里进行了交汇。”奥尔巴赫站在甲板上微笑着说道。

秦时鸥激动不已，有种近乡情怯的感觉，站在甲板上被猎猎海风吹拂，竟然都感受不到其中的寒意。

太阳初升，一丝温柔的橘红从东方飘荡而起，如同少女羞涩的笑脸，随即灿烂的朝阳跳跃而出，万缕霞光普照海面，顿时将黑夜仅有的一丝黯淡驱散。

朝阳的光辉穿透荡漾的波浪，将这片海域变成了梦幻之洋。

“啾！啾！”几声清脆的鸟鸣声响起，迎着海风，四五只雪白的海鸥滑翔飞下。

秦时鸥看着这一切，心里一片满足。

他的名字中带着“鸥”，所以从小到大就很向往海鸥这种大洋奇鸟，可惜在海岛市，近海环境破坏得厉害，海鸥早就销声匿迹，如今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他终于看到了这种海鸟。

海鸥出现，说明陆地也不远了，很快，一座岛屿出现了。

看到这座岛屿，秦时鸥心怀激动，他的渔场到了。

随着渔轮往前开，小岛的样貌越来越清晰，秦时鸥那颗热情高涨的心却越来越冷。

本来他以为，渔场会是一个世外桃源，可是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面积尚可的荒岛。

从船上看，岛上也有一些平房和楼房，但数量稀稀疏疏，奥尔巴赫说那就是告别镇。秦时鸥觉得这镇子可能也就老家两个村子的人口，数量估计不到两千。

因为初春的原因，这个距离北极圈不算远的小岛还处于冬季气候，岛上到处都是未融化的积雪，此外还有一座占据了海岛半壁版图的小雪山，上面白雪皑皑。

小岛四周有六七个小码头，无一例外，这些码头都凌乱、肮脏，大量破损的渔网纠缠在岸边的礁石上，还有一艘艘做工粗糙的小渔船随意停靠在海岸边。

不过奥尔巴赫有一点没说错，这里的空气很清新，习惯了海水那淡淡的腥气之后，确实有种甜滋滋的味道。

“原生态啊。”秦时鸥苦笑。

他的渔场在小岛最南端，一圈长短不一的枫树木片围出了一个庄园，占地面积倒不小，得有十平方公里多，也就是十多万亩，要是在国内这可值老钱了，可惜这里是加拿大，估计全球地价最便宜的地方。秦时鸥没能入住自己的渔场，因为里面的房子很久没收拾了。

奥尔巴赫带着他在小镇一家传统情调的小旅店休息，说是下午去报税和办手续。

秦时鸥累坏了，到了旅馆倒头就睡。正在做美梦的时候，有人把他摇醒，睁开眼睛一看，赫然是奥尔巴赫那张威风凛凛的老脸。

“我再睡一会儿，困死了。”秦时鸥抱着枕头不撒手。

奥尔巴赫笑了笑，掏出诺基亚大屏手机给他看一张照片，照片是一个眼神温婉、面带微笑的绝色佳人，正是之前飞机上的乘务长。

“你偷拍？”秦时鸥叫道。

奥尔巴赫摇摇头，道：“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会知道，小伙子，女人如白骨！不过，我相信这照片能治疗你的赖床。”

确实，看到那温柔美丽的空姐，秦时鸥清醒了。

奥尔巴赫解释：“你现在需要倒时差，所以白天不能睡，即使再困也忍着，到了晚上美美地睡一觉。我向上帝发誓，以后你就会适应加拿大的时间了。”

秦时鸥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道：“奥尔巴赫先生，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呵呵，我那个，呵呵，打算把这座渔场变卖，然后带现金回国。”

“很遗憾，小伙子。”奥尔巴赫笑了起来，“看来你没有认真研究你爷爷的遗嘱，他的遗嘱里说明了一件事，渔场不得变卖，如果你坚持变卖，那圣约翰斯政府将强行收归国有！”

秦时鸥一下子凌乱了。二爷爷，你开什么玩笑？你真打算让你这个没出息的大孙子继承你的衣钵啊？那也得看你大孙子有没有这能力和天赋！

奥尔巴赫鼓舞他道：“加油，小伙子，我和你爷爷是至交好友，他告诉我，他看好你将来肯定能让渔场变成世界闻名的超级大渔场，你能让纽芬兰渔场重焕荣光。”

秦时鸥哭丧着脸，心里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他看好我有个屁用！

“走吧，我们先去镇上的税务局确认你要缴纳的税。”奥尔巴赫终于给了秦时鸥重重一棒，让他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铁饼！

“我还要缴税？我问过你，你说加拿大没有遗产税！”秦时鸥叫道。

奥尔巴赫笑道：“是的，加拿大没有遗产税，但是有遗嘱验证税。”

遗嘱验证税是指立有遗嘱的人一旦去世，其遗嘱拥有法律效力。虽然遗嘱执行人法律上有权根据遗嘱处理遗产，但当转移资产（如投资、房产）时，通常需要由法庭这一权威机构对遗嘱进行验证，而这个验证是要收取费用的。

奥尔巴赫告诉秦时鸥，纽芬兰省的税率标准是遗产在2.5万元以上才收，每100万元收1.4万，200万元收2.8万，依次类推，也就是说，秦时鸥要缴纳遗嘱验证税52万加元，换算成人民币，300万！

秦时鸥直接怒了，叫道：“你骗我！”

奥尔巴赫沉声道：“你可以放弃这个渔场，而且会收到政府给予的12.8%补贴，也就是说，你确实可以拿到很多钱。”

“可是，”他话锋一转，凝视着秦时鸥说，“你知道大秦渔场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吗？是你爷爷，一个黄皮肤的外国人，在无数人的白眼和欺压下，用他的智慧与坚韧、勤劳与眼光费尽千辛万苦才赚到的！孩子，你爷爷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男人！明白我的意思吗？别给这样的男人抹黑！”

秦时鸥说道：“你以为我想给他老人家丢脸吗？可我全身上下不到两万块钱，家里顶多也只有20万的家产，怎么缴纳300万的税？”

奥尔巴赫坐到他身边，道：“这税其实已经晚了九年，即使再晚九年也没关系，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用渔场赚钱！”

秦时鸥不是个蠢种，既然还有一线生机，那为何不放手一搏？

小镇税务局竟然只有每周一三五上班，奥尔巴赫问了一下，说是小镇经营不善，政府开不出工资，只能压缩公务员的上班时间，以削减他们的工资。

秦时鸥哭笑不得。加拿大的领导们日子过得挺苦啊，这让他对自己渔场的未来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奥尔巴赫开着他的福特老爷车在小镇转悠，带秦时鸥熟悉环境，也是为了散心。七扭八拐，车子前方出现了一个湖泊。湖泊的冰面融化不久，湖水清澈无比，一些漂荡的冰块如镜子一般。湖泊风景娟秀，水草碧绿、冰块洁白，时而还有水鸟扑棱着翅膀飞来飞去，更有鱼儿跃出水面。

奥尔巴赫介绍道：“人们只知道安大略的湖泊很多，其实纽芬兰也不少，这个小湖叫沉宝湖，据说有人曾经在里面沉下很多宝贝……”

“我真想跳下去捞捞看。”秦时鸥郁闷道。

这时候一艘渔船慢悠悠地划了过来，一个矮壮的中年渔夫对奥尔巴赫挥手：“嗨，史克曼先生，您和您的朋友来沉宝湖射鱼吗？来吧，让我们一起。”

反正是散心，奥尔巴赫就把秦时鸥带上了渔船，介绍道：“射鱼是北美地区近些年才兴起的一个活动，来吧……噢，该死！”

他的话没说完，渔船惊动了水下一条足有一米长的大鲤鱼，鲤鱼受惊会跳跃，它一跃而起打了船上三人一个措手不及。渔夫和奥尔巴赫下意识躲避，秦时鸥则傻愣愣地站在船尾，被那蒲扇一样的鱼尾扫在脸上，直接给扫到了湖里。

“快救人！”奥尔巴赫着急地大喊。

鲤鱼的鱼尾很是毛糙，尾刺如小刀般锋利，一下子划破了秦时鸥的下巴。

秦时鸥感觉自己好像被小车撞到了，来了个花式翻身的动作掉入水中，没人注意到，他下巴流出的鲜血，恰好滴在了从他胸前甩出的那颗海神之心上！

落水的同时，秦时鸥感觉自己眼前一片湛蓝，好像他进入的不是碧绿清澈的湖水，而是大海一样，湖水灌入鼻腔，他甚至都嗅到了海水的腥咸味道。

随即他看到，那颗海神之心在水里漂浮起来，他眼里的蓝光，就是从海神之心上发出的！

蓝光一闪而逝，秦时鸥眼睁睁地看着海神之心钻入了自己的身体！

被拉上渔船后，秦时鸥两眼发直，愣愣怔怔，因为此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恍惚的画面：

水波荡漾、海草摇曳，几条巴掌长短的鲶鱼愉快地从湖底泥沼中钻了出来，随即张开嘴巴从掀起的泥水中搜寻食物和碎藻。他一抬头，看到一个梭形的东西飘荡在头顶——这不是他现在乘坐的渔船吗？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看到湖底的景象，甚至还能感受到鲶鱼的心情？！

早春天气寒冷，奥尔巴赫立刻将全身湿透的秦时鸥送回了小旅馆。

浴室里，秦时鸥躺在宽敞的浴缸里开始探究眼睛中奇怪的变化。

首先，他确定海神之心消失了，此时他的脖子上只剩下一圈红绳；此外，几次试验之后，他发现先前的一幕并非是他的错觉，他确实可以掌控沉宝湖的水下动向……

他能看到湖中的一切，从水面一直到水底，就好像他的意识可以进入水中，能掌握水中一百多个立方米的动向。

身体泡在温暖的水中，秦时鸥的意识则去了沉宝湖，在他意识掌控的范围内，水都是透明的，即使昏暗的湖底，在他的意识中也是亮如白昼！

沉宝湖是普通的内陆湖，湖泊四周近水处的湖底是雪白细腻的沙子，偶尔有一条条小鱼钻入沙泥中，出来的时候，会带起一些水藻沉积物，它们便张口吞进去。

秦时鸥大为好奇，作为一名海洋爱好者，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小鱼的种类，黑背白

腹、身躯粗短强壮，这种杂食性的小鱼，应该就是他小时候在老家水库池塘里很常见的草鱼和鲤鱼。

加拿大也有华夏传统的淡水鱼？秦时鸥有些不解。意识从浅水沙滩往深水处转移，一些体型稍大的鱼类出现了，以草鱼、鲤鱼或者黑鱼等为主。有些鲤鱼和草鱼足有一米多长，它们动作凶猛有力、姿态睥睨纵横，简直就是沉宝湖里的霸主。一团水草抖动起来，秦时鸥的意识转移了过去，看到两条二十厘米左右的小泥鳅从水草下钻了出来。

小泥鳅通体灰黄，布满黑色斑点，和他以前在海洋博物馆看到的黑斑条鳅样子很像。黑斑条鳅是北美地区常见的淡水鱼，对此他是有些印象的。两条黑斑条鳅张合着嘴巴想要寻觅水草的草籽吃，结果一条成人手臂长短的鲤鱼呼啸着冲了过来，大嘴张合，一团团海藻迅速消失。黑斑条鳅受惊逃避，鲤鱼将水草吃了个七七八八，得意扬扬地摇头摆尾地游走。

很有意思的是，秦时鸥从两条黑斑条鳅的身上感受到了愤怒这种情绪。

愤怒的小泥鳅？秦时鸥忍不住乐了起来。

随着他的意识继续游走，他又在湖泊中看到了白斑狗鱼、北美很常见的贝加尔小白条、莓鲈和黑鲈等，不过最多的还是鲤鱼、草鱼等，长得比较大的也是后者。

湖泊中的世界虽然不如陆地这般丰富多彩，但也是五颜六色，他的意识仅仅在湖泊中转了一小部分，已经见到了几十种鱼，大多数他都不认识，更别说那些奇形怪状的水草了。

秦时鸥一直以为淡水鱼的种类单一，现在他算是长了见识，原来淡水鱼也一样是五颜六色，可怜他以前还特意关注过鱼类，现在碰到的鱼却十有八九不认识。

时间过了两个多小时，秦时鸥换了四次水，最后他转移到床上缩在被褥里继续在湖泊中游览，实在感觉有些疲惫了，才打算收回意识休息一下。就在这时候，一条半米多长的大鲤鱼突然冲了出来，后面追着一颜色绚丽的七彩鲑鱼。这七彩鲑鱼不知为何极其愤怒，龇牙咧嘴地追杀在后。鲤鱼被追得无处可逃，就一头撞入湖底，可能是想要钻入厚厚的淤泥中躲避。结果它这一撞，湖底一下子出现了坍塌，露出个大概三四米见方的大洞。

七彩鲑鱼紧追在后，鲤鱼又逃向远处，秦时鸥对湖底的大洞有些好奇，就将意识探进去看了一眼。这一眼，让他一下子激动起来，因为他赫然看到，洞里斜堆着两个橡木箱子。箱子一大一小，都是正方体形状，大的长宽高有一米半左右，小的则有八十厘米上下。木箱样式古朴，还被铁链牢牢缠绕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传说中的藏宝箱。

橡木箱子所在的位置接近湖底中央，秦时鸥估测了一下，差不多得有八十多米

深，在这个天气潜水这么深，估计得是专业的打捞队才行。

这让秦时鸥很郁闷，他现在哪里有钱去请打捞队，就算他出得起钱，荒凉的告别镇能有专业的打捞队吗？

如果自己的意识能把这宝箱给托起来就好了，秦时鸥遗憾地想。

箱子四周的湖水忽然开始分涌，然后在水流的冲击和强大的水压之下，箱子被托了起来！

秦时鸥震惊了！

他心神一颤，意识散乱，浮起来的箱子又摇摇晃晃落到了湖底。

深吸了两口气，秦时鸥冷静下来，先用意识把缠绕在箱子四周的铁链剥落，再托起箱子，慢慢上浮。只是操控水流浮动箱子很吃力，箱子漂起才十来米高，秦时鸥已经累得无法承受，箱子再度落入湖底。宝箱近在咫尺却无力将之弄到手的感觉实在令秦时鸥抓狂，后来他灵机一动，等体力恢复之后，就让意识控制水流方向，翻滚宝箱向浅水岸边滚动。

这样一来，他就省力多了。

将宝箱藏在岸边，秦时鸥穿上衣服跑出旅馆，正好看到旅馆老板的福特皮卡停在门前，他上前客气地询问：“先生，是这样的，我爷爷的渔场有些东西要处理，能借您的卡车用一下吗？唔，我会帮您加满油。”

胖嘟嘟的白人老板笑道：“秦，你的爷爷是个伟大的男人，我非常佩服他，看在他的份上，你想用车子可以随便用。当然，如果给我加满油，那就更棒了。”

奥尔巴赫已经介绍过秦时鸥的身份，老板听说他是秦洪德的孙子之后，还给他的房费打了八折。此时已经是下午时分，小镇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只是沉宝湖位于镇子之外五公里远的地方，周围还是很静默孤寂，这样正好方便秦时鸥下手。他用意识控制水流将两个箱子推到岸边，然后搬上车，直接开车去了大秦渔场。

渔场里房屋不少，秦时鸥找到一座二层枫木楼，奥尔巴赫说这是他爷爷生前的住所，小楼旁边的两棵枫树，就是他爷爷刚来到渔场的时候亲手种下的。

上楼之后，秦时鸥趑摸了把锤头，不客气地下手砸开了箱子。

秦时鸥眼睛一亮，箱子里是一卷卷用塑料袋密封好的画！

秦时鸥手忙脚乱地打开塑料袋，因为密封很好的原因，这些画保存得不错。他打开一幅，这是一张杨树林的素描，画得还不错，一种风吹树飘的感觉跃然纸上。

第一时间，秦时鸥先去看作者签名，结果只有“A.A.P”三个字母。

“A.A.P是哪位大神？”秦时鸥疑惑了。

此后他又陆续翻阅了几幅画，总算知道了A.A.P大神的全名，原来这人名叫Arthur.